

教师节里念恩师

“世界以痛吻我，我回报以歌”，该是对宋遂良老师的真实写照。

□褚家玲

今年7月16日晚10时，正准备关掉手机睡觉，突然收到一条短信：“今晚我参加你们级毕业20周年聚会，可惜没见到你，你一切都好吗？常在念中，问候全家。宋遂良”。我顿时睡意全无，急忙将电话拨打过去，哦，我又听到了宋老师那亲切的话语，温和而又慢条斯理，如和风拂过枝头花儿露出笑脸，我心中的喜悦如春水漫溢过堤岸。因参加全省中学教师网络培训，我未能去参加聚会，遗憾地错过了与同窗老师相聚的机会，宋老师的问候惦念，让我心中涌起一种幸福的感觉。

记得大学毕业时，同学们拿着毕业纪念册请同学老师留言，我清晰地记得宋老师的赠言：“准备迎接困难！”当时的我百思不得其解：能有什么困难呢？大学毕业的我正勾画着美好的前景：施展自己的才能，报效父母及社会。毕业不到一年，困难不邀而至：身处异地他乡的孤独，工作上的种种打击让我坠入生活的谷底。这时

我想起宋老师的赠言，哦，饱经沧桑的宋老师真是预言家！想起宋老师给我们讲他遭受的坎坷、磨难，没有怨恨，没有牢骚，像讲别人的故事。他像蚌，将生活中一粒粒苦难的沙粒包蕴心中，孕育出一颗颗晶莹剔透的珍珠，写出一篇篇回味无穷的文章。

“世界以痛吻我，我回报以歌”，该是对宋老师的真实写照。经历生活的风霜雨雪，宋老师的腰杆依然挺拔，笑容依然暖人。

毕业后的一年，宋老师打电话告知他要来烟台参加一个作品研讨会，我可以去宾馆和他见面，我高兴极了。那一天我提着单位发的哈密瓜，兴冲冲地坐公交车出发了。还未下车，远远地看见宋老师在宾馆门前的站点等着我。腰杆还是那样挺拔，笑容还是那样温和。宋老师是山东高等教育界一流的专家，国内知名的文学评论家；而我是一个刚刚走出校门寂寂无名的学子，但宋老师没有任何架子，从他的身上我只感觉到一种暖人肺腑的亲合力。饭桌上，在座的多是专家学者，我坐在那里有一些忐忑，但



坐在宋老师身边，感觉宋老师像慈父一般，是那样的平易近人，心里又感觉很踏实。我静静地聆听宋老师跟专家们讨论，如刚长出地面的小草沐浴着春日的和风暖阳。我走时，宋老师将一些青年作家的作品送给我。我时时拿出来读，每一次读都会想起宋老师温暖的笑容。

记忆深处最难忘的是宋老师上课的激情。宋老师虽年逾花甲，但上课不拘一格，自由挥洒，妙语不绝，他从不照本宣科，总是那样富有激情地指点江山，激扬文字，没有丝毫倦怠，让人如沐春风。宋老师曾领着我们齐声朗读余光中的《碧潭》，以他特有的声调，抑扬顿挫，别有韵味，以至今日这首诗还深深地留在我

的脑海里。“十六柄桂桨敲碎青琉璃/几则罗曼史躲在阳伞下/我的，没带来/我的罗曼史在河的下游——”宋老师站在讲坛上，腰杆挺拔，面带微笑，激情飞扬，恰似一风华正茂的青年。

我庆幸自己遇到宋老师这样的好老师，聆听过他的教诲；感激宋老师对我的关心鼓励惦念，如春日暖阳温暖心房。如今的我依然坚守在三尺讲台上，每每工作倦怠时，就想起宋老师工作的热情激情；每当对学生不耐烦时，便想起宋老师的微笑。挺直腰杆面对困难，始终微笑着对待学生，这是我从宋老师身上学到的，也是我送给宋老师最好的礼物。在又一个教师节来临之际，我祝老师健康快乐。

小十七中与我的历史老师

□王军

当年，我家住在济南的大明湖路，向西走过司马码头是十七中学，向东走二十多步，路南有处院子，是十七中学的老师宿舍。街坊邻居都叫这里“小十七中”。

院子很大，临街是个破破烂烂的砖砌大门过道。进大门是个比篮球场稍小点的天井，除了中间人来人往形成了南北一条路，两旁都是荒草瓦砾，之所以有说一说的兴趣，是因为院子里的一间房子是学校的木工房，里面经常传出叮叮当当修理桌椅板凳的声音。而修理桌椅的并不是真正的木匠，而是两个老师，其中一位，在我上高中时，是我的历史老师，而我是他的课代表。

两个人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经常遇到：他们俩人经常一前一后抬着一个大筐从我家门口路过，有时候是从学校里抬着些破桌椅板凳到木工房去修理，有时候抬着空筐从小十七中出来到学校里去。有必要交代一句的是，当时正是“文革”时期。

俩人一高一矮，一胖一瘦，走在路上，谁也不说话，也没人和他们搭讪。一直到上小学，还经常见他们抬着大筐在街上走来走去。一年一年过去，“文革”结束，开始了拨乱反正，我上高中时，高个子成了我的历史老师，这时，我才知道他姓李。

我回家给大人说起抬大筐的大个子是我历史老师时，大人告诉我，李老师过去是“右派”。十七中学校门前的两个大石头狮子，就是造反派逼着他 and 几个学校的右派老师砸碎的。

记得一次下课，我对他说：李老师，我从小就认识你，那时候，经常看见你和另一个老师抬着大筐上小十七中去。他笑笑，顾左右而言他。想来，“文革”刚刚结束，当年的经历让他心有余悸，不便给一个不谙世事的毛孩子说三道四吧。

李老师身高体胖，上下班骑一辆自行车，车子在他身下吱吱地叫，我真担心哪一天，车轮子会被他压扁。

李老师上课，课本摆在讲台一角，从不翻看，上课就开讲，嗓门巨大，如同领导作报告。夏天，他后腰上插一把大蒲扇，进了教室，抽出蒲扇，往讲台后一坐，手摇扇子，开讲。

记得李老师告诉我：学历史不要只是死记硬背，要能用自己的话把所学的知识说出来。要学会分析问题，有自己独立的见解。这句话让我受益匪浅。

李老师对城市的学生有自己的见解，他说：自古成大器者，都出自穷乡僻壤，大城市人娇生惯养，不能吃苦耐劳，难成大器。

我高中毕业不久，李老师也退休了，他退而不休，发挥余热，办了一个文化补习学校，一干好多年。

至于小十七中，则在大明湖路扩建中，成了县西巷的新坊巷。

泺源中学与我的教育世家

解放前至新中国诞生初期，济南的中学是公办、私立学校并存。当时名气较大的私立中学有：正谊中学、育英中学、齐鲁中学、泺源中学、黎明中学、立达中学、崇新中学等。我最熟悉由我家二伯父张志霄出任校长的泺源中学。

□张机

济南私立泺源中学位于城里东部按察司街中段路东(学校对面是一个教堂)。学校大门坐东朝西，校门口左侧墙上挂着竖写的“济南泺源中学”木质校牌。一间大北屋是学校传达室，一位年长校工在此日夜守护，负责接待和打铃(上下课用手摇铜铃)。

泺源中学是一所初级中学，从初一至初三，最多时全校有近10个班次，在校学生500余名。学校由校董会出资，我二伯父张志霄既是校董之一，又出任校长。教学人员每学期一聘，凡在每学期期末考试结束之后，乃至放假前夕，校长及部分教学管理人员都会根据日积月累的考核资料，决定下学期的续聘教员。对解聘

的人员也会以“另谋高就”或“人员富余”“来年多招生”为由婉转辞退，往往会多发些薪金，以解决解聘后假期短暂的生活来源，也有介绍到其他私立学校就职的。

一位思维敏捷、精神矍铄的85岁老教师与我家是世交，曾向我介绍他于1946年-1950年在泺源中学任教师的亲历往事。当年他毕业于教会学校时，是20岁出头的热血青年，应聘来泺源中学后，一人担任初一的数学和初二的英语课。校长张志霄(老北京大学毕业生)教国文课，副校长叶季陶(音)教自然课，教导主任吴启明教历史课，训育主任韩秀亭任品德课，总务主任李棣生教珠算课，这样一来充分挖掘了教育资源，节约办学成本，他们在

教学一线身先士卒，有发挥业务专长的用武之地，才尽其用。校长为了提高办学质量，提高学校知名度，扩大生源，还不惜重金外聘兼职教师。济南女中的董锡慧老师教学知名度极高，被聘请来担任初三数学课，深受学生及家长称赞。

建国初期的1952年，济南市人民政府开始接办私立学校。1952年11月将济南私立齐鲁中学改为济南五中，将济南私立黎明中学改为济南六中。

1956年4月，济南市又将五所私立中学改为公办：育英中学改为济南第十六中学，正谊中学改为济南第十七中学，泺源中学改为济南第十八中学，崇新中学改为济南第十九中学，立达中学改为济南第二十中学。至1956年

忆中学老校长张海平

遇到任课老师因病或其它原因不能按时授课的情况，老校长会亲自代课。

□张家善

在聊城古运河畔的双街上，有一座古老的德国教堂，由此向西不远处，便是著名的山陕会馆。在这片风景优美的地方，当时名为“平原省立聊城中学”的校园里，不管严寒酷暑，还是风雨冰雪天气，同学们都会看到一位国字形脸，阔嘴浓眉、面堂红红的老者的身影，他在学生的课堂、宿舍、饭堂之间来往巡视，问这问那，关心备至。这位面部表情看似严肃的山东大汉，其实有着一副慈祥仁爱的心肠，他就是当时已年近六旬的老校长——张海平。

这所学校创建于抗日战争时期，因为当时冀鲁豫军区有许多干部的子女，为了躲避敌人的迫害，被接到部队里来，部队领导对这些革命后代的前途十分

关心，便抽调文化基础较好的部队干部教授这些孩子们文化，随着干部子女的增多，一个随军学校便诞生了。当这些随军干部子女逐渐长大时，再教授一些小学的课程，已经不能满足孩子们对文化的渴求，于是便筹划组建了一所随军的战时中学，首任校长就是热衷教育事业的张海平。为了给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培养建设人才，老校长可以说是倾注了全部心血。

由于在当时艰苦的战争条件下，物资供应非常缺乏，学生的课本基本上是由老师们集思广益，编写教材。内容有朱自清的《荷塘月色》、鲁迅的《呐喊》，还有岳飞的《满江红》以及辛弃疾的爱国词章等。

张海平校长平易近人，严于律己的风尚，在师生中有口皆碑。不管哪个年级的班次，一旦

遇到任课老师因病或其他原因不能按时授课的情况，老校长会亲自代课。

有一次，老校长给我们上生物课，快到下课的时候，校长突然来了兴致，走下讲台，在学生的课桌之间走来走去，学着各种鸟类的叫声与形态一一模仿，因为当时正值麦熟时节，老校长学布谷鸟的鸣叫，那可真是“声声泣厉”，惟妙惟肖，引起了同学们的极大兴趣。

张海平校长的学识非常渊博，除了精通文理各门课程外，英语水平也很好；只是当时我们国家强调“向苏联老大哥学习”，外语只学俄文，不授英文课，才使得张校长的英语基础没有“用武之地”。不过，在跟同学们闲聊时，老校长有时也会秀上几句。谁料，1952年年初，中央决定撤销平原省建制时，张海平校长奉

令调任初建不久的曲阜师范学院中文系主任。

一天下午，山东省教育厅去接张海平校长的吉普车停在校园里时，被闻讯赶来的同学们围了个严严实实，无论山东省教育厅的领导如何解释，同学们就是不让老校长走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张海平校长出现在了教导处门口的台阶上，大手一挥，请同学们安静下来后，他情深意长地说道：同学们此时此刻的心情，我张海平完全理解，可是，对我工作的调动，这是工作的需要、上级的决定，我本人必须无条件坚决服从，如果同学们出于真心实意地拥护我，就请大家让开一条路，用你们的真诚送我一程。当去接张校长的车缓缓驶出校门时，同学们又情不自禁地跟了出去，人人泪流满面地挥手向老校长说声再见……

今天是教师节，我们选取了一组特别来稿，以表达对老师及全体教育工作者的深深敬意，并祝所有老师节日快乐！